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### 第三十六回 適異國有心向學 謁公使無故遭殃

卻說彭仲翔到了東京，住不多日，就去訪著了中國留學生的公會處，商量進學校的話。內中遇著一位廣東人，姓張名安中表字定甫，這人極肯替同志出死力的，當下合仲翔籌畫了半天，說道：「諸君要入學校，莫如入陸軍學校，學成了倒還有個出身，只是咨送的文書辦來沒有？」仲翔愕然道：「怎麼定要咨送的？這咨文卻未辦來？」定甫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進日本學校要咨送，原係新章，現在的監督很不好說話，動不動挑剔我們，總說是無父無君的，要是咨送的學生，不能不收，自費的是定准不收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說得六人沒了主意。仲翔呆了半天，又懇求他道：「定兄可好替我們想個法子。」定甫道：「實在沒法子想，我們只好去軟求他的了。」仲翔道：「全仗定兄一力扶持，須看同胞分上，我們如今是進退兩難的。」定甫道：「我有一言奉告諸君，去見監督時，千萬和顏下氣，磕頭請安的禮節是廢不得的。只要合中國求館的秀才一樣，保管就可以成功了。」這句話才說完，只把個一腔俠烈的轟慕政氣得暴跳如雷道：「像定兄這般說法，不是來求學問，竟是來當奴隸了。我不能！我不能！我還要問問，難道定兄你們在此，也是要合監督請安磕頭的麼？」定甫道：「慕兄休要動氣。我們是大學堂咨送，合他一同來的，他倒以禮相待，不敢怎樣；其餘學生，卻不免受他的氣。都是我親眼目睹的。慕兄要肯為學問上折這口氣，便同去求求他，要不肯時也無別法，作算來東洋遊歷一趟，也是長些見識，我們又結了同志，好不好呢？」

慕政歎口氣道：「定兄莫怪。小弟是生來這個脾氣，做奴隸的奴隸，實在耐不得。奈同伴這般向學，定兄又如此熱心，小弟只得忍辱一遭。就煩定兄領去走走，我只跟著大眾，磕頭就磕，只請安改做了作揖罷。別的我都不開口，裝做啞子何如？」

定甫聽得好笑。當下六人說定。定甫又把他們姓名拿小字寫在紅單帖上，大家同到監督那裡。

再說這監督原是進士出身，由部曹捐了個山東候補道，上司很器重他，署過一任濟東泰武臨道，手裡很有幾文。新近又得了這個差使，期滿回去，可望補缺。他到了東洋，同日本人倒很談得來，只學生不免吃他些苦頭，總說他們不好，當面極客氣，暗地裡卻事事掣肘。

閒言少敘。此時定甫合彭、施請人，走到他公館門口，自有家人出來招呼，把帖子遞進去。歇了好一會，才出來回覆道：「大人今天身上有些不大爽快，不能會客，請老爺們寬住幾天，得空再談罷。」定甫沒法，只得同他們回去。仲翔滿面愁容道：「如此看來，這事定然不得成功。我想他們既有這種新章，便在監督也無如之何？」定甫道：「正是。我原想他代為函懇我們山東官場，補寄個咨文來，這事便好說說了。他不見面，如何是好？」說著，低頭想了半天，道：「有了。我們國裡新派了一位胡郎中來考察學生，我們莫如去求他吧。」

仲翔這乾人只得依他。當下定甫恐怕人多驚動胡郎中，只約仲翔兩個人去。走有二三里路，才到得胡郎中的寓處。原來這位胡郎中，名惟誠，表字緯卿，年紀六十多歲，在中國是很有文名的。只因他雖然是個老先生，倒也通達事理，曉得世界維新，不免常找幾個譯界中的豪傑做朋友，因此有些大老官都看得起他，就得了這個維新差使。他卻有種好處，頗喜接待少年，聽說有學生拜他，隨即請見。仲翔見胡緯卿生的一表非俗，瘦長條子，一口黑鬚鬚掛到胸前，濃眉秀目，戴一付現帽邊的小眼鏡，兩人合他作揖。他滿面笑容，回了個揖，問了姓名來歷，仲翔從實說出拜求他的意思。緯卿道：「難得幾位這般有志，老夫著實敬重。只是這裡的學堂，必須由官咨送，否則一定有人保送，才得進去。」定甫道：「可不是？學生也因為他們沒有咨送的文書，去求監督，監督不見，只得來求先生，還仗先生大力作成他們則個。」緯卿道：「我是就要回國的，保送不來，還是去求欽差為是。只是諸位既然遠來遊學，為什麼不備好咨文再來？豈不省了許多周折。」仲翔本是忘記了的，此時樂得說響話道：「我們中國官場實在不容易請教，差不多的就不見。還有他的門口的人勒索門包，學生們免得受辱，所以一經到這裡的。先生是來文明國度辦事的大員，一定也是文明的，所以才敢前來叩見。」緯卿聽他說話很覺刺耳，心中有些不樂，便搭訕著說道：「那也未必。既是如此，等我替諸位在欽差那裡說起來看。只是欽差的為人，我素來鄙薄他，為了諸位，只得去碰個釘子再說。」定甫、仲翔聽這口氣，還不甚靠得住，然而沒法，只得謝了一聲，起身告辭。緯卿非常謙恭，一直送到門外。兩人僱了人力車，各回寓所。過了兩日，緯卿有信來，說是欽差已經答應了，靜待幾天，便有回信。又過了數日，緯卿又有信來，附了一封日本參謀部覆欽差的信，內裡寫道：「向例進學都要貴大臣保送的，仍舊請貴大臣保送，以符向例。」

仲翔看了，半天想不出所以然的原故，猜道：「欽差既然咨送，為什麼那參謀部又叫他保送呢？噯！我曉得了；這分明是推死人過養的意思。其實他們並不誠心送我們進學堂，借這參謀部一駁的原由回覆我們，好叫我們不罵他。」慕政聽了，不勝其憤道：「來到外國做欽差，連幾個學生都不肯保送，這樣不顧同類的人，我們也不用理他了。」仲翔笑道：「慕兄，你這話說得太胡塗了。我們既到這裡，總想進學，但要進學，不求他們還求那個呢？據小弟的愚見，只好大家忍耐，受些屈辱，也顧不得。所說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依我主意，還是拿言語來求他，抵抗他發怒卻使不得的。」大家點頭稱是。仲翔沒法，只得去找定甫，又找不著，又去找幾位留學公會裡的熟人，把參謀部的信給他們看，也猜不出所以然的原故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這位欽差，原是中國最早的維新人，少年科第，做過一任道台，姓臧名鳳藻，表字仲文。只因官階既然高了，說不得也要守起舊來，要合那政府各大臣的宗旨一般才是。

沒到東洋的時節，心中就犯惡那班學生，罵他們都是叛逆，及至做了欽差，拿定主意，不大肯見留學生的面，並且怪各省督撫時常咨送學生前來，助他們的羽翼。此次接著胡緯卿的信，托他咨送學生，心裡很不自在。爭奈胡緯卿的名望太高，不好得罪他，只得允了下來。合他的文案商量個妙法，寫一封信到參謀部去，曉得定然要駁回的，等到駁回，便好回絕胡緯卿，又不得罪學生，正自得計。殊不知仲翔這班人是招惹不得的，既然有了參謀部那封信叫欽差保送，他們還肯干休嗎？當下仲翔找著熟人，都解不出信中的道理來，只得仍回寓處，合施、轟請人商量道：「我們進學的事，看來已成畫餅，只是參謀部既有這封覆信，可以做得憑據，不免運動一番，我想去見胡緯卿，問個端的再說。」眾從都說願意同去，仲翔沒法止住他們，只得回到胡緯卿那裡。緯卿見他們又來了，很覺為難，只得說道：「你們的事，我總算盡力的了，欽差不肯保送，我也沒法。」

仲翔聽他回得決絕，暗道：「此時說不得，只有去求欽差的了。」打聽著欽差那裡管學生事的，卻是一位文案，這文案姓鄭表字雲周。打聽明白，就領了五人走到欽差衙門。」仲翔知道驟然要見欽差，定准不見，只好先找文案，托他介紹。當下問明文案處，闖了進去。文案不知所以，見他們打扮，就猜著是新來的學生，勉強起身讓坐，通過姓名，問明來意。仲翔一一說去，就求他去回欽差，說要面見的意思。雲周躊躇了半天道：「欽差事忙，只怕沒得工夫見諸位呢。」仲翔再三要求雲周，這才允了，親自去說。等了許久，雲周出來道：「諸位要進學的事，欽差為了你們到處設法，總不成功，後來又碰了參謀部的釘子，難道諸位沒見覆信麼？如今要想欽差再去求他，萬萬不能，慢慢的設法便了。」仲翔覺得這話很靠不住，定准要面見欽差，就站起來，合鄭雲周作了三個揖，求他再去回一聲。雲周被他纏得沒法，又因同是中國人，到底讀了幾句書，不肯忘本，只得又進去回。那知這番進去，猶如風箏斷了線的一般，左等不來，右等不來，慕政火性旺，就要喝問他的管家，仲翔趕緊止住道：「我們這時正是緊要關頭，要一鬧，定然決裂的。」慕政忍氣吞聲，只一件事忍耐不住，是從早晨起到現在已是下午，還沒有吃一口飯，饑火中焚，更無法想。那文案房原來就是書房，只聽得欽差的兒子在那裡念《中庸》小注，什麼「命猶令也，性即理也」，讀兩句歇半天，那聲音也低得很像是沒有睡醒的光景，眾人不禁暗笑。又停一會，外面一個洋式號衣的人走來，是個黑大胖子，突出兩眼，就同上海馬路上的印捕一般，一口東洋話，在那裡走來走去，自言自語的。

六人看這光景，覺得有些踴躍，也不理他。那人走了一回，只得去了。又停了好一會，無奈鄭雲周兀是不來。原來臧欽差因為

這些學生已經到了他隨員的宅中，定准要見，倒弄得沒有法子驅遣他們。曉得學生的脾氣是各樣離奇的事都做得出來的，不見他不好，見他又怕受辱，始而合鄭文案商量，沒得法子。

欽差恨道：「這都是胡緯卿不好！」叫家人拿片子去請胡大人來。不多一會，緯卿來到，欽差把學生要見他不肯走的話說了。

緯卿道：「這不要緊，就見他們一見亦何妨？我見過他們兩次了，很文氣的。他們再不敢得罪欽差大人的。」欽差見他話不投機，沒得說了，呆了半天不則聲。緯卿辭別要走。欽差道：「緯卿先生走不得。今天這樁事恐怕鬧得大哩！須等他們去後再走。」緯卿冷笑一聲，只得坐下。欽差仍同鄭文案商議。鄭文案道：「晚生有個法子。我們中國人在上海住久的，別的不怕，只怕外國巡捕。一個欽差衙門，他們既然敢來闖事，總有些心虛膽怯。我見大人這裡有一個看門的，姓羊，這人長得很威武，不如叫他穿件號衣，說兩句東洋話，嚇唬嚇唬他們，或者他們肯走，也未可知。」欽差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老夫子的主意甚好，來，來！」叫羊升，不一會，羊升來了。欽差見他模樣，果然像個外國人，問道：「你會說東洋話嗎？」羊升回道：「小的在東洋年代久了，勉強會說幾句。」欽差就如此如此的吩咐他一番，羊升領命而去。不多一會，羊升回來回道：「小的照著老爺吩咐的法子，走到鄭老爺的書房門口，對了那班人說：『你們要再不走，我們大人交代的，要送你們到警察衙門裡去了。』說了幾遍，他們端然坐著，只是不睬。小的因為大人沒有吩咐過趕他們出去，不敢動手。」欽差聽了不自在，說道：「你這個不中用的東西！」羊升諾諾連聲，回道：「小的再去趕他！小的再去趕他！」欽差怒道：「滾出去！不准去惹事！」羊升摸不著頭腦，只得趑趄著出去。正在沒法時候，可巧一個東洋人同一個西洋人來訪，欽差當下接見。那東洋人據說亦是一個官，名字叫做稻田雅六郎，西洋人叫做喀勒木。欽差同他們寒暄一番，就提起學生的事來，懇他們二位設法。六郎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的，他們要不肯去，公使就見見他們也無妨。要警察部派人來也不難。」欽差道：「很好很好，就請先生費心招呼一聲警部。」六郎答應著，簽了一封洋文，信叫人送去。三人談了多時，警部的人已來了，六郎叫他去撥十來個人來，卻不要亂動手，須聽公使的號令。說罷辭別欲去，喀勒木也要同行。欽差留他幫助自己，喀勒木素性是歡喜替人家做事的，便一口應允。六郎自去不提。

欽差又請胡緯卿、鄭雲周合喀勒木見面，彼此寒寒暄一番。

喀勒木道：「這時候天已不早，欽差要見他們，就請見罷。待我去看看他們，要能說動他們走了更妙，省得多事。」欽差道：「全仗全仗」喀勒木問明路徑自去。這時彭仲翔那班人，正等得沒耐煩，忽然見個西洋人走來，知道又有奇文。那知他倒很有禮節，又且一口北京話，六人喜出望外。仲翔暗想鄭文案既然不來，還是托這人倒靠得住些。就把各人要進學的話，從頭至尾，一一說給他聽，又把參謀部的覆信給他看過。喀勒木道：「不得你國欽差保送，這事不會成功的。我還有你們湖南監督交給我一張名單在這裡。」言下把張名單從身邊掏出給眾人過目，果然是湖南派來的五位學生。喀勒木又道：「參謀部作不得主，須待福澤少將回來，我到那時再約了你們吳先生一起保送進學便了。」仲翔等很覺感激，轉念一想，這事不甚妥貼，放著現在欽差不吃住他做，倒聽這西洋人的說話，他回來不睬，我們還有什麼法子想呢。因此一定要見欽差，再三懇告喀勒木轉求，喀勒木沒法，叫他們拿名單出來。仲翔早已預備好了，隨即取出，喀勒木捏了他這個名單，去了半天，又來說道：「要去見時，只好一二人去。」眾人不肯，定要同去。喀勒木往返幾次，尚未答應。眾人跟著他走，到得欽差住宅旁邊一棵大樹底下站著。喀勒木見他們這般情景，老大不喜歡，道：「你們怎樣固執，我也沒法，只得告辭了。」匆匆坐了人力車就走。六人白瞪著眼，無可如何。還是仲翔膽子大，領著眾人走到客堂門外。又等得許久，天色將晚，才見胡緯卿踱了出來道：「你們等了一天，也不吃飯，這是何意？欽差不肯見，能夠逼著他見麼？不要發呆，跟著我去吃飯罷。」仲翔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也不答應。慕政睜著兩眼，很想發作，因受了仲翔的囑咐，只得權時忍耐。胡緯卿見他們不理，正沒法想，一會喀勒木又轉來說道：「你們怎麼還不回去？在此何益？聽了我的話，早有眉目，橫豎你們這六位，欽差是一定送的，不在乎見不見，就是要見，有一二個人去也夠了。」眾人只是不肯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四分解。